

小說報告

通訊

833
A03
(13)

序

從一九三七年七月起，中國開始走上了新的階段：「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在全中國每一個角落，在每一個中國人，心的深處都湧起了前所未有的怒濤。這怒濤會活潑地具象地反映在一年來的文藝作品裏。「偉大的作品」開始產生了。

我們從無數作家的心血結晶中，選出了這些代表這一階段的面影的佳作，這裏有敵人的槍尖，有同胞的鮮血，有前線戰士的衝鋒，有後方民衆的吶喊；牠也指示着舊中國的消滅和新中國的萌芽，正義之火的燃燒和侵略者的日趨萎縮。這不僅是抗戰第一年文藝作品的成果，也是新中國的建設的第一塊紀程碑：這是編選本書的第一個目的。

一般青年都是愛好文藝的。然而上海自成為「孤島」以來，文化中心內移。報攤上充斥着讀物，文化街上到處都是廉價的舊書。儘管內地出版界怎樣熱鬧，上海却無緣接觸。爲了提味的食糧，我們不得不毅然負起這一介紹的任務。

在校和從業的青年們自然可以藉此使自己的精神更奮發，認識更充實，學習怎樣運用文藝這武器；就是一般人也未嘗不可以藉此消遣，由消遣而曙光，而改變一下舊的生活態度。這

編選本書的第二目的。

於是工作開始

先是搜集材料，由××中學圖書館，到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三八

年，喊，烽火，光明，七月，及救亡日報等二三十種，後來又設法向私人借到這一時

期刊如七月，文藝，戰地，自由中國，文藝月刊，和烽火，文藝陣地，文叢等二三十種，分小

分類編選。這些刊物中佳作甚多，但因為字數——勿寧說是經濟的限制，起初限定二十

增加到二十五萬字，到校稿時又漲到三十萬字左右了。但還不免爲了題材或作者的重複

戲劇的字數爲最多，共十一篇；小說次之，十一篇；報告及通訊又次之，十一篇；詩歌最少，四十二篇。至

編輯詳情，請看每編正文後面的編選後記。

在編選工作差不多的時候，一方面請到十幾位同學幫忙鈔寫，一方面接洽出版的地方。起初由一家印刷所答應承印，條件剛剛講好，紙張忽然漲價，只好「應毋庸議」了。恰巧這時有幾位熟朋友組織的未名書店開幕，承這幾位朋友的熱情，答應墊款印行，由本社負責擔保墊款的半數。於是此書終於在抗戰一年後的第一個月內得以和讀者相見。

本書選材，承鄭孤鐸先生，阿英先生，趙景深先生等和××中學圖書館借以外埠本埠的大批期刊，承錢君匋先生爲本書裝幀，蔡若虹先生繪製裏封面，承未名書店爲我們墊款印行並總代發行，又承朋友們在各方面幫忙，同學們爲我們鈔寫，實在感激得很！一併在此敬致深深的謝意！

最後，我們期待着讀者諸君的批評，做爲編選「第二年」的參考。

目次

序

野風

一

小說・報告・通訊

一星期零一天

駱濱基

二

清償

白朗

一〇

八百勇士

艾蕪

一九

劉粹剛之死

蕭乾

二四

梁五底煩惱

草明

三

差半車麥稭

姚雪垠

三

華威先生

馬彥祥

三

福地

慌亂的城池

一個明朗的故事

奇兵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

第七連

我在俘虜中

昨日的臨汾

行進在太行山

滹沱河夜戰

夜攻舊關

向敵人的腹背進軍

成仿吾先生

李瑞仙

重慶到成都

編選後記

獨幕劇

漢奸末路

我們打衝鋒

在烽火中

碧野

尹休一四

東平一五〇

楊朔一五五

易河一六〇

宋之的一六七

近仁一七五

姚時曉一七八

尤兢一九〇

北平二一〇〇

重逢

丁玲二〇八

我們放開恩怨

石靈二二七

夜之歌

凌鶴二五四

遊擊隊的開始

張客二七〇

爭取最後勝利

塞克二九一

同心合力打××

集體創作・趙明執筆三一二

榮譽大隊

趙明・呂復三二四

舞女淚

集體創作・上海劇社三四四

編選後記

石靈二六三

詩歌

蘆溝橋

鄭振鐸三六六

回擊

鄭振鐸三六七

起來，黃帝的子孫們

任鈞三六八

全民族總動員

穆木天三七〇

上海戰歌

王統照三七一

我翱翔在天空

鄭振鐸三七二

敬禮

胡風三七四

他們是五百個

靳以三七六

給死者

巴金三七九

伙伴，你應該聞到這一陣腥風

王統照三八〇

徐家匯所見

王統照三八二

兒啊，娘給你報仇

王亞平三八三

人類進化的驛程

郭沫若三八四

血的洗禮

S. M. 三八六

苗兵頌

方之中三八八

勇敢的軍隊

關露三八九

八百勇士禮讚

林林三九〇

旗

白曙三九二

五台游擊區的射擊手

劉荒三九三

我們底管理員朱文三

田間三九五

游擊隊

亞丁三九六

中國，我們的娘

艾蕪三九七

中國的春天

錫 金三九八

春天

洪 道四〇〇

戰兒行

蘆 焚四〇二

台兒莊

白 曙四〇三

這是我們的

艾 青四〇五

頌徐州

莊 湧四〇七

撤退

沅 君四〇八

十二列車

鄒荻帆四一〇

天柱山的爭奪

蔣必舞四一三

過武勝關

臧克家四一五

武漢，我重見到你

臧克家四一六

島國的落櫻

臧雲遠四一八

無花的夢

周鋼鳴四二〇

同志

胡 風四二三

向太陽

艾 青四二六

農場

鄒荻帆四四二

西去的洪流

韓北屏四四四

偉大的響應

覃子豪四四六

在岡位上

柳倩四四七

七月週年獻詞

莊湧四五〇

編選後記

白曙四五七

附錄

抗戰文藝一年的回顧

茅盾四六〇

小說・報告・通訊

一星期零一天

駱濱基

距離××海軍陸戰隊三百米達外的蘆藻浜有中國精粹的保安第×大隊同志們扼守着。一星期的肉搏，衝鋒，已經喪失了元氣，以僅僅剩餘的三十幾個兵士堅苦的掙扎着，等待友軍來接防。

指揮權歸中士麻子秦了，別一些少尉之流的官佐與士兵屍體都在四週發揮着血臭，從沒有填滿土的陷坑裏四溢。

陣後有擔負掩護步兵進攻任務的機關槍組。

再向後三哩，陣地屬於迫擊砲隊了。在吳淞砲台灣之間的水產學校，迫擊砲兵搬運着彈箱。

二

沿着殘墓斷碑的地勢，鋸齒形戰壕伸展開去，穿過灌木叢，穿過荒稻方畦，穿過草深過膝的棉田……到處是觸鼻土腥，混合着積滿雨水的羶臭。

濃霧陰沈的天，雨絲淋漓不止。

美帝美辭路比事

士兵們連泥帶水地乘間掩埋着霉豆腐似的屍體，軍用鐵鑿迅速翻着土層，腰軀一彎一直的動着。灌木叢中蹲着的麻子秦黑臉上斜流下雨水，一粒粒滴，頭上裹紫的草類偽裝，繼續輸流下來。

「換防的隊伍還不見影……」左腮向膝蓋一擦，仰頭環顧一下。

長脚蚊喻來喻去，尋覓輸送病菌的血管。腐屍上驚起的金綠色蒼蠅，雨中沈悶地展着軟翅。忙，都在忙，人們動着，甲蟲在跳。

「敵機……」瞭望哨低喊。

兵士們鼻尖貼泥，眼皮近草臥倒。

三五人仰了臉躺着，槍筒斜向空中。

三百米外響聲傳來，烟霧騰起，土動了下，樹枝撒下久蓄的雨水。瑟瑟的一聲緊接一聲，兵們不響不動，宇宙像原始的沈寂，只有狂魔似的「法西斯蒂」支持下的吼叫，轟……轟給大地以震撼，摧毀。

敵機又繞向後方，兵們爬起來，鐵鑿在翻着土層，圓筒般屍身向裏或拖或滾。

「換防隊伍一定開不到了，今晚上還得拚。」手撥了撥遮眼草葉，麻子秦望着。

「埋完了。」年經的小杜爬來，打着寒顫：「我想回到後方去，身子真的吃不消了。」

另一個陰沈着，臉腫得黃白，遲滯眼光盯着麻子秦。

「是的，都該回到後方去歇息了，哪管幾個鐘頭，可是接防隊伍沒開到，我們不……」麻子秦用憐惜的眼神撫慰着小杜。

「都退走，我是不幹的，我決定留下，然而都在這守着，不差我一個人。」

「這是團體，這是軍隊，小弟弟，這不是在復旦大學，這是戰場。」黑瘦的臉陰沈着，嘴唇閉起。

「哪怕我回去吃頓多放油的燉豆腐……抽支香烟帶着傷寒病身子再回來呢！」小杜眼眶裏豆大的淚緩慢流出。

「隊長！臉證明了我，只要回到後方喘口氣……」水腫成黃白臉的眼睛，默視着他的麻子坑。雨水從偽裝枝葉上斜流下，細蛇般穿過顴骨鼻梁間的陷肉，不斷的淌。

「都退嗎？」

「不，決不能全退，在友軍沒接防前，我們要堅守，可是……」摸着泥濘槍柄，俯下了水腫的臉。眼前，傾倒的稻叢微微一陣騷動，斥堠兵孫國玉悄悄爬來，慘白尖嘴巴臉濺滿汙泥。兩眼顯得黑小，發着銳光。

「有動靜嗎？」麻子秦突然偏過頭瞧着泥臉上表情。

「……敵軍正放烟幕，像是忙着搭橋。」低聲發着顫。

「原陣形，就地散開！」

急劇地一陣滾爬激起戰壕積水的動盪，澱質又在翻滾。

作掩蔽敵機目標而栽插的樹枝蓬蒿蒲草，葉梢俯垂着，向兵士頭上滴着雨珠，一粒一粒地。水腫着臉的漢子，像鱷魚慢而吃力地爬來。

患着皮膚腫脹作痛的士兵們，在「工程」曲外線探出頭發出癡滯眼光。

兵……

猛然槍彈撲頭飛過，響聲密起，夾了尖哨。草葉稻梗，在低空飛舞，泥水四面濺射着。

巨響跟着一聲長吼，砲彈長虹似的閃過。土地震動了一下，戰壕淤水搖撼，動盪。

麻子秦閉着嘴，駁壳槍從草梗間探出，尖眼瞭望。上脣咬住下脣，已成了習慣。

小杜落水狗似的伏着，刺刀插上步槍，探條閃出銀光，黃泥質雨水浸到腰，身子有些寒抖。

二三式廣東造手溜彈，捏在打光彈囊的兵們的泥手裏，緊緊地。

洞洞……陣後迫擊砲連發五響，砲彈越頭奔向前去。

剩餘的三十九個士兵沈靜着，平均了呼吸，腮貼近槍柄，斜眯起左眼。

砲彈像在比賽，來往嘶吼於夜空，火光閃閃不停。巨響震麻了耳膜，就是眼皮也跟隨着發顫。

敵機在凝霧裏吼叫着，時高時低，時遠時近。

響聲混亂了，繁密閃光在交錯。

照明彈三五低飄，荒田草渠一片亮。

士兵們不響不動，迫擊砲聲也突然消沈。

敵軍艦的探照燈出現了，兩三條金蟒一般直拗着身子。砲彈連串飛過。

兵……兵……步槍聲突起，尖銳哨叫着撲來。

「目標：正前方二百米……射擊。」駁壳槍在麻子秦粗硬泥掌裏響了。

響聲爆炸了，每個兵的心花，血流燃滾了寒體。射擊了，碰……碰……槍柄撞着肩，一顫一顫。

轟……轟……二百米達的後方，殘垣飛揚起爛木，枝葉土屑在空中躍舞。

「機關槍組加緊射擊，步槍組前進！」麻子秦低叫。

水淋淋身子爬出戰壕，竄進稻草叢，竄進棉花田，沿着溝壠邊爬，邊射着。

哇……哇……哇……

兵……碎……兵……

纏繞成一片。

友軍的砲手長的命令急急傳來：「目標：正前方二千米開砲！」

洞洞……洞……

敵軍探照燈，消滅了，只有砲火閃動出光。

孫國玉滾着泥，滾着水，手溜彈的保險蓋打開了，耳旁槍栓發着燥音，水腫臉的傢伙在爬，像鱷魚在爬。火藥辣味衝着鼻子，眼前盡是些彈烟。

草屑，飛蝗般猛撲，塵土和槍彈齊飛。

撲來的機關槍彈，像螢蟲樣身子，一排排在跳在閃。

「殺！」小杜張大方口，朝遠影衝去。

手溜彈擲來拋去中，麻子秦避在彈痕纍纍的塌墓裏，射擊着駁壳槍……答……答……

彈藥爆炸，鐵片四飛，刺刀映着白光，影子在閃搏。

「殺……」「嚷作一團。」

「哎……」高亢的疾呼，迅速地滾動。

孫國玉二十米外，擲出「廣東造」一個緊接一個。

小杜追逐，敵軍分隊長躲閃，泥水加重的皮鞋，拖倒了身子，草鞋踏上肩膀，刺刀插進軟肉，使他死雞般劇烈的跳躍，肉抖着。

自己的頭昏眩了，黑色金花在眼前跳躍，小杜栽倒下來，半跪了身子，手掌緊握着槍柄，臉貼在敵屍胸前，染了一鼻子腥血。

這時，孫國玉力盡氣竭了，「廣東造」十米內爆裂開，鐵片折飛了右臂。

「誰的？」左手拾起落地斷臂，睜大眼睛瞅了一下鮮血直噴的膀頭。

「呵……」軟癱栽下，臉埋向草叢。

「爬到後方去吧！我們是連自己屍首也帶不回去了，要緊記住，讓隊部快派防軍來……」水腫臉的傢伙鱷魚似的笨重地爬過。

激烈地肉搏，移到河濱去了，孫國玉被人扶架起，迷惘眼神，巡視了下。

「小弟弟，你快……快讓他們……換……換防吧！我們……該……」又癱攣地斜搭下頭。

「大哥！小杜貼耳叫。

「……快回去……讓接防……別管我，陣地要……緊。」身子依然伏進草裏。接着是顫慄呻吟。

小杜突然拔快脚步，迷朦中俯腰飛跑，「飛子」●在週遭爆炸，火光如燐般閃。

瑟瑟聲。

「帶花」的●傷兵在血水裏滾爬，呻吟聲單調的飄散開去，配着夏末蟲類的顫鳴，田壠雨水匯流的聲響。這已引不起小杜的情緒，意識陷入麻痺，血哄哄地向腦裏湧。然而他知道跑，迅捷的在泥水中，在稻草亂叢中跑，並且俯着腰，追擊砲彈劃過長空，咆哮着。

「站住！不知哪裏來了一聲叫喊！

呵？」小杜打着寒顫。

「小弟弟！怎麼樣？」聯絡哨跑來，啾了一下，扶起肩頭。

「快……派隊，增防……他們衝過去了。」蹲伏下喘。

「操那個娘，三十×師來接防，團長不肯，他講我們軍隊……」

「快跑去叫……換防吧！我們已作戰了八天……」一口濃血從小杜嘴裏吐出。

「操那個娘……」

「快……快去……我不行了，身子在水裏泡了八天。」

三

保安隊第二大隊開來了。